

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者。

朱天文 巫言

巫

言

兼天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言 / 朱天文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312-7

I. 巫… II. 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527 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刘志凌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巫言

朱天文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4
字 数 259,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12-7/I.624
定 价 35.00 元



巫界川(1)

20×25=500

颶風之後，天空變得非常灰白。雲像一座一座，往西緩緩移動，彷彿神祇們在大遷徙，在那茫茫鏡境中。

鏡境映到我書桌整片玻璃墊上，重疊著墊下兩幅字。

一幅尺方絹中，印一大字，花。墨色似在，古拙的在

，青子走碑體。有碑跋，有帖跋。帖跋流盼可熟極而流就
要回到碑，碑的澀。碑跋雄健，攢厚，青子是碑的在，却

形似敦煌壁畫裡那些吹樂舞的飛天射逸出裙袂。字的在
，是世間全部、所有、一切一切花的抽象，立必指，和符什裝

。但我每一看它，比甚麼新奇看見不是才吐去已花一紋空虛感不
的草蒲忽列在五月颯颯是種給風吹得橫真的晴日裡綻開了。
不是荒涼公那種滿書面許多林開的玄鳥尾花，是幽獨一枝搖曳
的蒼翠草蒲，絹上花字做去喪儀的祭謝禮，書字人已幻入
大化。

另一幅字，小字賦詩書字人自己的詩：「浪打千年心
事遠，還向早春惜春衣，我願始是向望海，海中仙人笑我
非。」

總總，事與願違，書字人的一在啊與與數數道畫。
鏡境的倒映和重疊，我於其上寫字。

如字寫在大荒中。

寫在河水上。

寫在牆根如有一會隱形的手寫出神祕文字每人能識好

惶悚那時候是巴比倫末代國王，家中女伶樂用聖殿祭品以此

執事以色列上帝。末了，流亡的希伯來少年但以理被帶到

眾人前面，望了牆根一眼即解碼：「彌尼，彌尼，拔末勒

，烏法珥新。」譯為地球文是：「神已數算你國的年日到

此完畢。你被秤在天秤裡，顯出你的虧欠。你國要分裂，

歸為瑪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書第五章第廿五節即。）

是故，字寫在羅塞塔石上。

一 份法金，以三種的支刻於石碑。一種半苗出其古者如
領神的埃及象形字，一種此象形字的修飾之文，一種并臘之文
。石碑由石英硬岩、長石和雲母構成。那時，尼羅河一做了
支流於羅塞達山村入地中海，一條簡單詞的山村便是這支法
國遠征年的區也他們陷在沒有戰果看不見目標物亦不記得
為什麼戰的長耗裡。一 打敗英國，必須借道埃及。一 阻斷
英國的印度航路，拿破倫却要求以知識之在拿手下埃及。隨
行學者超過一百又多半百，拿破倫年方二十九，憧憬埃及
文明，他要把埃及的今日與昨日比納為己有。

進埃及，崇拜著年紀相仿的亞歷山大，拿破倫要埃及

目录

003	第一章 巫看
	巫看 005
	菩萨低眉 025
	世纪初 037
	不结伴的旅行者 (1) 047
	不结伴的旅行者 (2) 063
069	第二章 巫时
	不结伴的旅行者 (3) 071
	巫时 089
	E界 113
129	第三章 巫事
	巫事 (1) 131
	e-mail和V8 159
	荧光妹 175
	巫事 (2) 185

195 第四章 巫途

巫途 (1) 197

不结伴的旅行者 (4) 217

巫途 (2) 241

265 第五章 巫界

二二九 267

二二九, 浣衣日 295

巫界 (1) 315

巫界 (2) 321

巫界 (3) 333

341 附录 关于《巫言》

第一章

巫
看

巫看

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者。

我自己也是不结伴的旅行者。我们给双层巴士载到旅馆，一栋钛银色疑似未来城的耸块建筑，入口窄窄，柜台亦狭，而明亮如冷钢，仰头见电扶梯升入空中，豁然拉开，好阔绰的大厅大顶，通往更高的去处。

我们在柜台前等分配房间，等得不算长，可也不算短，长短恰足以把酷感未来城消解为一席难民收容所，大家纷纷开始上厕所，吃东西，或蹲或坐，行李溃散。配完钥匙后筛出来两个奇数，我，和站在那里的帽子小姐，于是我们同住一房。

迅疾间我们互相望过，眼光擦边而去，但已准确无误交换了彼此的信息：“别，别打招呼，别问我姓名，千万别。我是来放松，当

白痴，当野兽的。请你把我看做一张椅子，一盏台灯，一只抽屉，或随便一颗什么东西，总之不要是个人。因为我肯定不会跟你有半句人语的。”

我们这个歌剧魅影团，三天两夜的长周末，五星级饭店，加上戏票，不到两万元，“犒赏自己一下吧——到香港看戏”，所以我悄悄搭团来了。

为什么是悄悄呢？唉我很怕被笑也。

笑我的人挺多。先是那伙比我小十岁，出校门工作了数年薪水三万元上下的女孩们，红酒族。她们节衣缩食，练就一口红酒经。其实她们喝红酒的历史老早在酒商炒作之前，为了酒里的丹宁酸说是健身、沥脂而喝起来的，当时她们更喝别的酒。又其实喝酒是余事，酒杯，才是主题。她们严格区分白兰地酒杯，葡萄酒杯，香槟杯之间的差异。雪莉杯喝葡萄酒，利口杯喝利口酒，狭长的卡林杯喝发泡性葡萄酒或配方中含碳酸的鸡尾酒。还有岩石杯，平底杯，酸酒杯。我一向小心翼翼，却在那场李婕家的庆生会里，由于无法坐视众人将生日礼物好美丽的包装胡拆乱撕并任其被践踏，便跟抢救古迹般收叠着纸盒丝带纱箔蝴蝶结而给弄得神志荒迷时，竟把 Medoc 倒进预备喝 Absolut 调莱姆汁抹盐的岩石杯，喝了一口！一九九〇年 Medoc，寿星送给自己的礼物，慷慨奉献给酒党。

完了，触犯秘仪禁忌，大祸要临头。我感到四周凝结的眼光，震惊，谴责，与哀悼的，我已经出局了。

怨恨她们吗？不。她们跟古代以来那些千奇百怪或隐秘或公开、繁文缛节得蛮爆笑的男性友谊俱乐部有何不同？她们不过是迟至今

天才手上也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她们是如此辛苦经营以区隔出，唉每个人都辛苦极了的在用各种小把戏区隔出自己，与众不同。

因此第二个会笑我的，乔茵，王皎皎他们。乔茵和她同事，望之普通人而已，普通到，怎么说呢，到令人沮丧的地步。就好比每周五报纸第四十七版，总会辟出一角落让几名自助旅行者投书发表经验谈，我一次一次被惊吓，天啊这位住关庙乡的人去过南极！请问关庙乡在本岛哪里？又这位中埔乡人告诉我，挪威的青年旅馆设有厨房可自行煮食之外也提供晚餐，价格公道，五十克朗合台币两百五十元，某日他去峡湾区史翠恩，下了整天雨湿冷冷饥辘辘回来，排队领餐时再耐不住而大叫一声好香哇！配菜老妇竟无语言隔阂的完全理解，报以同情笑容且给了他超多量鲑鱼。没错，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出国，他们绝不搭团。

乔茵王皎皎之辈，住父母吃父母，可眼见的未来似乎不嫁亦不娶，一年勤勤恳恳，储够了休假日便结伙出游，掷尽千金回国，再计划明年去哪里。他们收集旅行地，而最不屑旅行团。王皎皎更只一人，存饱钱囊，熄掉电脑和手机，一去月余。

夏末至秋天，我收到王皎皎九张不同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全寄自普罗旺斯，一概四点九法郎邮票，旁粘贴纸上面的符文意思是“优先邮寄”。明信片正中两纹戳章，圆戳年月日及小镇名字，方戳乃小镇的好别致的图腾化，空无言，惟署名一个皎字。他用这种挥洒向我表达风格，但其实我们交情甚浅。每回一堆垃圾邮件中我检出他的明信片，困惑如濒临一则禅宗公案。寄给我，为什么？他认为我是他的同好，还是他的引为天涯知己？三张，四张，五张后，我不乐起来，

他就这样未征得我同意而选定我是，不管是什么，我都一点也不想成为他的是。

我闷闷去买了DK版的普罗旺斯指南，根据三点构成一平面，推测出他的活动范围。显然他采取小面积精耕的走法，他只走了普罗旺斯西边，隆河口区域及沃克吕兹，真奢侈。我犹豫未复信（我有他台北家地址），倒着实阅览了一遍他可能的足迹图，在延宕之中模模糊糊牵挂起他来。结果我们不期而遇。正确说应该是，彼此正欲避开目光时亦就彼此看见了。我涨热脸立刻输诚，他听了淡然：“是么？”像是我说谎。我愈说愈多，努力证明他寄给我九张明信片绝对值得，而他仍淡答：“是么。”我怀疑他是否才从北京归来，说得这样倚腔调的是么，是么。我感觉全身起了红疹，更说更乱已沦为病中谰语，最后他帮我收了场：“你要去的时候跟我讲一声，我告诉你怎么走法才好玩。”

不对，一切都不对。那九张明信片并非虚拟，可是结结实实落在我手上的，之后，添加了我的虑心和思辨好像漆器上了一层又一层漆，它变得有重量，有体积，跟着我来来去去。故而突然相遇，他这样轻盈，恰似跷跷板一端他腾往天空，我却一屁股撞在地上。他走了，我爬起来，眼瞧另外一个自己气冲冲拦到他面前诘问：“哎别装了，别装作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过。否则你寄明信片，寄假的吗？”

可叹我只是怔立，兀自为一场不明不白的交错懊恼不已。甚且从此我们互相就定了调似的，他恒常的飘逸，我呢，恒常的笨重。

第三个笑我的，老同学，陈翠伶，奇怪陈翠伶也就是嫁了一名长荣的高级主管，便像染患失忆症的完全忘记她从前怎么过日子了

好天真建议我：“唔表带不错，你应该配个 Gucci 包。”复热烈煽动我，“不过今年最 in 的是二〇〇五，香奈儿大反扑了，台湾买也才五万多。它设计得蛮 body friendly，就是你坐飞机时能拿来当枕头用的喔。它像根骨头，又像殿（臀）部，光看外形你以为装不下什么鬼，告诉你，它容量吓死人。大小皮夹，名片夹，眼镜盒统统放得进去，还可以放行动电话，还有像你们文人放书放本子都没问题。主要是它夹层多，有一层用马甲那种系绳代替拉链，跟真马甲一样，太炫了。你非买个不行。”

二十几年来，陈翠伶依然讲“殿部”，讲完二字稍作停顿，待我纠正她，“豚部”。再是酗酒，她说“凶酒”，同时便无奈朝空中翻白眼等我发言曰、“蓄酒”，她回曰“蓄酒”，然后继续谈话。如今她屡屡把我推向“共产”主义，激起我的下流思想：“哎既然你的名牌包那么多，何不分给我一个。”

她拉我参加过一次太太们的西华下午茶，整整三小时，她们谈刚刚在香港铜锣湾结束的路易威登新款发表会。Epi 系列，暗哑和光滑交织成似木质似水痕的横压纹包包，今年推出七款，每款芋紫、香草白、褐绿三色，副料亦开发出铁环扣和松紧扎带。某太太的 Epi 包是金环扣时代产物，她简直太抱怨了：“我一直很喜欢它很内敛的感觉，可是金扣子，怎么搞的！”是的，每个人很明白她的微言大义其实在说：“看，我多早就买了 Epi，最早的，比你们大家都早。”

如果人人皆持钛扣包，搭配钢表、银戒、铁拉链衣出现于人人里面时，你如何区别你、与人人？茶凉食咽，我陷入长考。若一阶层人皆拥有爱马仕皮件后怎么办？不错，他们比旧，比皮件上的旧泽和